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粉妝樓

第五十一回 粉金剛千里送娥眉 小章琪一身投柏府

話說中軍奉鎮江將軍之令來拿李全，李全道：“我與他不相統屬，怎麼拿我。”中軍道：“現今欽差在鎮江會審，已知會你的上司了，況你兒子罪惡滔天，現又在雞爪山下來勾引你入伙，你還有何理說？”李爺見道出病根，做聲不得，祇得說道：“此處重地，豈可擅離。”中軍道：“欽差之命，誰敢違抗。”李爺道：“不妨，我已將兒子捆下，送往轅門；你等既不知我的心跡，我同你至鎮江辯白便了。”當下李全收拾起身，李定卻心中暗喜。你道為何？原來這中軍是趙勝扮的，便曉得其中必有原故。那趙勝又假意著急，拿著令箭，立即催李全動身，李全是個爽直人，隨即帶了公子、四五個親隨，同中軍等起馬就走。走了數日，早到雞爪山下，祇聽得一聲炮響，山上下來十二位英雄，盔甲鮮明，隊伍齊整，衝下山來，兩頭紮住。李全驚道：“我手無兵器，怎生迎敵？中軍官快快奪路！”趙勝笑道：“老將軍放心，山上的大王都是我相識的。”李全未及回言，早見十二位英雄走到面前，一齊滾鞍下馬。先去打開囚車，放出李定，然後來到李全馬前，各打一恭，說道：“請老將軍上山少歇。”不由分說，將李全擁入山寨，請到堂上，祇見李老太太迎出來了，李全大驚，說道：“你為何在此。”太太遂將以上話頭說了一遍，說道：“若不是眾位英雄相救，我一家都被米賊害了。”李爺道：“玉霜甥女今在何處。”太太道：“他也是那晚同秋紅丫鬟女扮男裝，到長安尋他父親去了。”李爺兩淚交流，見事已如此，也祇得罷了，接手羅焜即來行禮，李爺見他相貌威嚴，也自喜了，隨後是趙勝、洪惠來叩見。趙勝道：“一路瞞混老爺，望老爺恕罪。”李爺扶起二人，又謝過洪恩與王氏兄弟等，然後與眾人行禮，當下裴天雄治酒接風，大開筵宴，當晚盡歡而散。

次日，裴天雄升帳，請李全管理山寨。李全道：“這斷不可！蒙眾位相愛，老夫在此聽命足矣。”眾人說道：“李老伯年尊，我等諸事稟命便了。至山寨之事，不敢煩勞，還是裴兄執掌。”裴天雄見如此說，也就罷了。安坐畢，便令小嘍羅綁出鎮江府同米府的中軍，斬首號令。李爺見了，連忙前去討情，說道：“念彼是朝廷之臣，且看老夫面上，待平定之後，交與朝廷正法，也見將軍忠義、禮法雙全，豈不為美。”裴天雄道：“這便宜他了。”仍令小軍押去收監。

按下李全在雞爪山同羅焜相聚，且言羅燦自從別了馬爺，同章琪上路，徑上淮安，找尋兄弟。那時正是八月天氣，路上秋高氣爽，雁落平沙，蘆花遮岸。一派秋景，引動了離愁別恨，此時恨不得飛上淮安，不覺行了一月，那日到了山東東平府地界，相離雞爪山不遠，臨近城池，處處嚴加防備，恐怕雞爪山的好漢前來借糧，三里一營，五里一寨，都有官兵把守，盤詰奸細，門首帖著告示，擺列著弓箭刀槍，凡遇面生之人，定要到官審問。羅燦見風聲緊急，便與章琪商議道：“外面盤詰十分利害，咱們若是青天白日，走官塘大路，惟恐那些捕快官兵看破機關，反為不美，不如走小路，放夜裏走到淮安，省多少的事。”二人商議已定，收拾些乾糧草料，日間躲在荒山古廟藏身安歇，等到天晚方纔上路行走。

那一夜乘著月色沿山路，曲曲彎彎，走將上來。祇見四面都是高山，當中一條小路，馬不能行，二人祇得下馬來步行前去。四面一望，並無人家，總是些老樹深林。二人爬過幾個山頭，約有二更時分，正望前行，猛聽得山凹裏滾下一個人來，低著頭，迎面跑來。不想往羅燦身上一撞，羅燦順手一把將那人扭住，喝道：“你是甚麼人？這等冒失！”那人見了羅燦，慌忙跪下，說道：“爺爺恕罪，快些放我走，後面強人追將來了！”羅燦將那人抓住，在月下看一看，乃是一個白頭老翁，跑得氣喘吁吁，急做一團，羅燦心疑，問道：“你是何人？有甚麼人追你？從實說來，俺救你性命。”那老者見羅燦是個英雄的模樣，祇得說道：“小老兒姓周名元，長安人氏。祇因有個女兒，名喚美容，自幼在長安同盧宣結親，許了他侄兒盧龍。如今盧宣因沈府專權，棄官修道，四海雲游去了，他侄兒盧龍、盧虎在揚州落業，前日帶了信來，叫小老兒帶了女兒到揚州完姻；不想走到此山鳳凰嶺下，撞著十數個強人，為首一叫做金錢豹石忠，卻是個舊日莊漢，十分了得，見我來到此間，帶領多人將我女兒搶上山去了。小老兒逃命至此，望爺爺救命！”羅燦聞言大怒，問道：“山寨離此多遠？你快快引我去救你女兒回來！”周元大喜，說道：“轉過山頭就是了。”羅燦令章琪牽著馬，周元領路。掛上了起劍袋，提了銀鑰，一齊趕上鳳凰嶺來。

走到嶺口，祇見樹木林中，射出一排燈光，周元用手指道：“那樹林之中便是。”三人搶到林中一看，但聽眾人在那裏呼豪暢飲，那周美容哭不住聲。羅燦聽了，心頭火起，便令周元前去叩門。周元走到門邊，挺身一撞，撲通一聲，連人跌進去了，原來那門不曾關得緊，故此跌將進去了。眾賊吃了一驚，一齊拿了刀棍跑來，羅燦走遲了一步，早趕上一人，捺住周元，一刀結果了性命，羅燦大叫一聲，舞起那兩根銀鑰，打將進來，羅燦纔動手，早打倒了兩個，眾人喊道：“石大哥，快來助陣。”一齊喊起，早見燈光裏，跳出一條大漢，手持鋼叉，旋將出來，大喝一聲，便奔羅燦。羅燦抖擻神威，與眾人戰了一二十合，心中想道：“不下辣手，同他戰到幾時。”將左手的鑰護住了全身，將右鑰隔開了石忠的叉，大叫一聲，劈將下來；石忠叫聲“不好！”躲閃不及，正中肩窩，跌倒在地。眾人見賊首被傷，往外就跑，不防門口章琪掣出雙刀，一刀一個，一連殺了四五個。其餘不能出門，都被羅燦撇開鑰，打倒在地，急忙來看周元時，早已絕氣。公子嘆了一聲，便入房來救周美容。

美容被石忠吊在房中，聽見外面殺了一回，早已嚇得半死。公子解將下來，周美容雙膝跪下，哭告饒命。公子說道：“休得驚慌，俺是來救你的。”遂將遇見他爹爹引來相救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周美容大哭道：“雖蒙君子救拔之恩，祇是我爹爹已死，奴家也是沒命了。”羅燦問道：“盧府你可認得？”周美容道：“祇有叔公盧宣自小時會過的，別人卻不認得。”羅燦道：“既如此，俺費幾日工夫，送你到揚州便了。”周美容聽了，拜倒於地：“若得如此，奴家就有了生路了。祇是我的爹爹屍首怎樣？”羅燦道：“此時安能埋葬？不如焚化了罷。”周美容哭哭啼啼，將父親帶來的包袱行李等件，收拾在一處。羅燦叫章琪拿出門，拴在馬上。將那些屍首包在一處，三人走出大門，放起火來，連屍首一同焚化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再聽下文分解。